

民间记忆

竹器

虞燕

从前,故乡人家用到的竹器甚多,竹床、竹躺椅、竹席、竹桌、竹椅、竹梯、屏风、箩、筐、篮、篓、扫把、扁担、蒸笼、水壶壳,织渔网的梭子和尺板……竹器大多颇有年头,经与主人家肌肤长期厮磨,触手光滑,肌理温润,竹色如涂了一层暗黄色的油,岁月赋予了其沉稳的光泽。

尤其竹食罩和饭笕箕,概因日日被厨房的烟火气浸润,质感更显油光水滑些。两者皆囿于灶间,却难有接近的机会,一个守护着桌上的饭菜,一个则盛剩饭悬于半空,各尽其责。

竹食罩如一口倒扣的钟,编织紧密,缝隙细小,透风,然恰好能挡蚊蝇。因了它,即便罩在里面的只是寻常食物,亦添了些许神秘。更何况,惊喜虽未几,总有降临之时,外面玩了一圈回家,饥肠辘辘,猛一揭食罩,赫然有一碗杨梅或甜点,这等犒赏足以令孩童欣喜至极。

饭笕里难免有剩饭,哪舍得任其馊掉,没有冰箱的年代,饭笕担起了重任。饭笕箕用细篾丝编成,圆形,有柄,可装上米饭、糕点等悬挂于灶间或堂屋通风处,配了同材质的盖子,防苍蝇、老鼠叮咬,又能遮灰。那时的孩子,饿了会不由得望向头顶的饭笕箕,巴巴等着大人从上面取下锅巴。夏夜闷热,外婆甚至将饭笕箕吊在了水井里,次日早晨提上来,一股凉气亲密相随,剩饭冰冰凉凉,依然喷喷香。

母亲每每到河边洗饭笕箕,我和弟弟都乐颠颠跟着。饭笕箕需在水里浸泡一段时间,才好刷干净。母亲往笕箕里放块石头,朝河里一扔,系于柄上的绳子留在岸上,或缠住或压住,便不再理会了,自顾自选个石板洗衣服。姐弟俩等在岸边,片刻过后,实在按捺不住,迅速提起了饭笕箕,水从篾丝的缝隙间“哗哗”流下,受了惊的小鱼小虾拼命蹦跶,它们贪嘴,终究没逃过米饭的诱惑——粘于笕箕底的米饭。瞧着一双儿女兴奋得大呼小叫,母亲的眉眼充盈了笑意。

本地有种长相特别的竹篓子,口小肚大,圆鼓鼓的身子快到头时猛地收紧,形成细如头颈的口子,可一手掐住。我们叫“克篓”。在当地方言中,“克”有“掐”的意思。“克篓”这种易进难出的特点,很适合装活蹦乱跳的渔获物。在滩涂上,克篓是一道别样的风景。扳鱼的、钓鱼的和放蟹笼的,他们的克篓都乖乖候着,大大小小,颜色繁杂,像各种肤色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等着被投喂,海风从篾条的经纬交叉处穿过,篓子不倒翁般轻晃起来,随着捕获的海鲢鱼、鲮鱼、鳊鱼、青蟹等进驻,克篓愈发稳当,并发出一连串窸窣窸窣声。

一有空,外公就和舅舅背着克篓扛着罾网去扳鱼,但凡他们从海边回来,家里的厨房就成了人间天堂,克篓里鱼获虽杂,却都生龙活虎。尤爱大如我手背的青蟹大钳子,煮熟后用刀背敲开,雪白鲜香的肉一露面,口水几乎决堤。美味让人对跟其有关的一切都心生好感,比如克篓。一直以来,对于终年散发着海腥味的克篓,我是熟谙并亲近的。

海边人家,织网补网属家常,而梭子是必不可少的工具。梭子以多年生的青竹为坯料,表面平整,竹质均匀,它牵着网线划出各种弧线,编结出一个个网眼,进而,相连成渔网。

外公和父亲均会雕梭子。将竹子按竹节锯下,竹屑飞舞中,已削成薄薄的竹片,刻刀在竹片上一点一点移动,挑削,镂空,一把头尖身细的梭子终成。再用砂纸打磨,以达到光洁平滑。

夏日晚饭后,隔壁的婶子们腋下夹着渔网,一手挽小竹椅,一手拎竹篮(竹篮里满是缠好了网线的梭子),聚于我家院子里。她们织着网聊着天,梭子与尺板的扣击声“笃笃笃”。而我,则把自己安顿于母亲用井水擦拭过的竹躺椅上,肌肤紧贴竹条,清凉慢慢渗进身体,不动声色地驱散了白天蓄积的热气。母亲端出竹匾,竹匾里的煮玉米香气诱人,仰面躺的我啃玉米看星星,不知什么时候便睡着了。

多年过去,作为竹生命的延续,有些竹器已悄然隐退,也有新的竹制品被开发、研制,竹厨卫用具、竹家居用品、竹工艺品等,当下的不少竹制器具还与金属、塑料相结合,风格更趋现代化。有人统计,在衣食住行等方面,竹子的用途超过1万种。这座“绿色金矿”,一直以各种形式陪伴着我们。

生活滋味

双面煎包店

胡安杰

十余年前,我在普陀老车站斜对面的住宅楼租住了一间房间,离沈家门集居区蒲湾一区入口处仅约两百米远。蒲湾一区入口处旁边的一排商铺是清一色的小吃店,主要是服务居民和来往行人吃早餐,有的经营肉包、菜包、豆沙包等包子,有的经营馄饨、饺子,有的经营各种汤面(年糕)、炒面(年糕),有的经营麻团、糖糕,有的经营杂粮煎饼、油条,有的经营双面煎包、葱卷……犹如早餐的市集,种类繁多,各具特色,不仅果腹,还有滋有味,让人得到味觉的享受。

每当清晨,天刚蒙蒙亮,一天的序幕缓缓拉开,沈家门城区逐渐喧嚣,这些小吃店仿佛显现出热情的笑貌,张开了温馨的怀抱,欢迎人们的光顾。小吃店前的人行道开始热闹起来,顾客络绎不绝,他们仿佛要去开启一天美好的生活、有劲的劳动、辛苦的工作……直至上午8点左右,这股热流才逐渐散去。我也是这股热流中的一分子,在沈家门度周末时,常去那里享早餐的美味。

这些小吃店中的双面煎包店尤为引人注目,生意显得比其他小吃店红火,常常是顾客盈门。在那琳琅满目的小吃中,我常选择两面都煎得金黄的双面煎包,我对它印象最佳,它成了我的偏爱。我也成了这家店的常客。

经营那家双面煎包店的是一对年逾五十的夫妻,像是农民出身,穿着朴素,看上去淳朴踏实,男瘦女胖。到那家店吃早餐,我常看到双面煎包的现场制作。男人端起一只整齐摆放着双面煎包生坯的平底大铁锅,平稳地放在与之相配的火光熊熊的煤气灶炉上,在双面煎包生坯上浇上适量的金龙鱼油,开始煎制。煎制几分钟后,加入适量的水,盖上锅盖。十分钟左右过后,包子底部煎

成了金黄色,男人拿掉锅盖,左手用毛巾裹住铁锅边缘,快速转动铁锅,右手用平而薄的小钢铲有序地将包子翻面,让另一面也受煎,直至煎成金黄色,然后在上面撒葱花。

这样,双面煎包就新鲜出锅了,小巧玲珑,滋滋冒油,香气四溢,诱人咽口水。男人直观的有声有色的制作以及娴熟、流畅的技巧显得专业与用心,让人赏心悦目,看得出他对传统技艺的发扬。

随后,店里店外的顾客纷纷买起双面煎包,招呼声此起彼伏,响成一片,夫妻俩似蜜蜂一般忙碌,双面煎包有被马上抢空之势。我招呼要4只双面煎包和一碗甜豆浆,这是我钟意的早餐组合。女人亲切回应,和蔼地将其端到我所坐餐桌的面前,盘中双面煎包形如象棋大棋子,色如黄金发亮,鲜香扑鼻;碗里的甜豆浆洁白如玉,清香怡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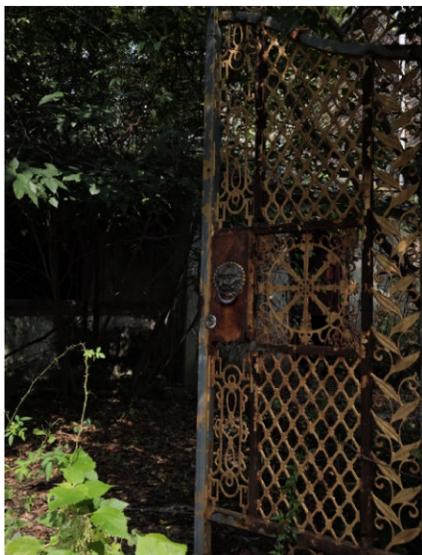
我用筷子夹起一只热乎乎的双面煎包,第一口咬进去后,尝到了面皮的外酥香,里柔软和汤汁的浓郁鲜香,露出了里面鲜嫩的肉葱拌成的馅料。一口咬下去,肉葱馅鲜美、可口的滋味随之而来,风味独具一格,引人迫不及待地吃下去。甜豆浆配双面煎包似乎绿叶配红花,之后我边吃双面煎包,边舀起一勺甜豆浆饮用,香甜爽口的豆味涌入口里,双重美味在舌头上交织,觉得又吃了一顿合乎心意的早餐。

时光如梭,时过境迁。两年多前,沈家门蒲湾一区因老旧而开始拆迁,原居民搬迁到了别处,蒲湾一区入口处旁边小吃店的人气和生意明显下降。或许缘于此,这家双面煎包搬掉了,转换成了别家的小吃店,我不禁感到遗憾,仿佛失去一种心爱的东西。可是,那夫妻俩的形象和双面煎包的美味一起深留在了我的心里。

心灵隽语

洞吞遗梦

薛晓波 文/摄



清晨的阳光,穿过洞吞水库上方的树林,洒在一片被时光遗忘的民居上。

那扇铁艺大门,金色的漆早已斑驳,露出铁锈的暗红,狮首门环静默如昔,却再也等不来叩门的手。门后,是被征收却未拆迁的民居,十多年的光阴,让藤蔓成了这里的主人。它们顺着墙垣攀爬,把砖瓦房裹成了绿色的茧,只在偶尔的缝隙里,漏出几扇空

荡的窗,映着天光云影。

林间的野莓,挂着未成熟的果,青绿的、淡紫的,还有一颗挣开了萼片,露出橘红的浆果,像遗落的玛瑙,在晨风中轻轻晃。旁边的叶子,被虫咬出了镂空的纹,绿与红的边缘晕染开,是自然的笔触在这片遗弃的土地上,仍在细细描摹。

最动人的是那座被藤蔓吞噬的房子,爬山虎的卷须织成了厚厚的网,将建筑的棱角温柔地抹去。窗棂空着,成了鸟雀的瞭望台,也成了时光的画框,框住了树影,框住了流云,唯独框不住曾经的烟火。锈迹斑斑的铁艺围栏,还留着当年的精巧花纹,如今却与藤蔓缠绵,分不清是守护还是束缚。

这里没有了人的踪迹,却成了自然的剧场。蜜蜂在不知名的野花间穿梭,蝴蝶在藤蔓的花叶上蹁跹,它们把这里当成了无人打扰的乐园。清晨的风掠过,藤蔓沙沙作响,像是在低语着十多年前的故事——那些炊烟、笑语,那些属于人间的热闹,都被时光酿成了此刻的寂静。

站在这片被遗弃的民居前,看阳光在藤蔓的叶片上跳跃,听虫鸣在空荡的院落里回响,忽然觉得,所谓遗弃,或许也是另一种成全。城市的脚步太快,总有些角落会被落下,然后被自然温柔地接管,变成了繁华之外的一场遗梦,在洞吞水库的上方,在清晨的阳光里,静静陈列着时光的标本。